

还原《吴歌甲集》编撰的场景与系统梳理 吴歌传统的新期待

纪玲妹¹ 陈书录²

(1.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人文社科部,江苏常州 213000;2.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关键词] 吴歌甲集;增补;系统梳理;吴歌传统

[摘要] 顾颉刚在民国初期搜集、编撰的《吴歌甲集》,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吴歌整理与研究的开山之作,颇有开启新文化的时代先锋性,但也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无论从时间上的历史流变,还是从空间上的地域流传来看,都有进一步补编、拓展《吴歌甲集》及其乙、丙、丁、戊、己系列的余地,都有必要对吴歌传统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而且这种期待中的集成性成果应该从吴歌文献整理、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着力,并力求方法上的求实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 I20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7)02-0072-07

DOI:10.16095/j.cnki.cn32-1833/c.2017.02.011

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在民国初期搜集、编撰的《吴歌甲集》,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吴歌整理与研究的开山之作,是我国歌谣搜集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颇有开启新文化的时代先锋性,但也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今天,我们满怀着全面、系统地梳理与继承吴歌优秀传统,开启吴歌发展新局面的期待,有必要对《吴歌甲集》及其系列进行增补,做好集成性工作,取精用宏,为吴歌的传承与创新作出贡献。

一、“吴歌店”开张的先锋性 及其时代的局限性

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及以后的《吴歌》诸集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顾颉刚《吴歌甲集》搜集的过程,在《吴歌甲集自序》中有详细的记录。1917年北大开始征集歌谣,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期间,每天从《北大日刊》上读到一二首歌谣,颇觉新鲜。1918年,由于妻子因病去世,他过度悲痛,心情抑郁,神经衰弱,严重失眠,无法正常读书和思考,便从北大休学返回苏州老家。正当他愁闷之

际,《北大日刊》一天天寄来,从中时常可以看到一些新鲜的歌谣,引起了他的兴趣和搜集的热情。“我想,我既然不能做用心的事情,何妨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呢!”^[1]于是他先从自家小女童口中开始搜集,再向邻居的小孩、老妈子以及亲朋好友搜集,很快搜集到150首左右。次年5月续弦殷履安嫁过来,也帮他 from 娘家苏州用直搜集来吴歌四五十首,共有200多首。1920年,郭绍虞担任《晨报》文艺稿件的撰述,要求顾颉刚把这些民歌发表,并替他每天抄写几首,连续登载,这一在报纸上登载歌谣的创举,引起了民众和学界的广泛重视,他也因此成为大家眼中的歌谣研究专家。这一盛誉也给了他一些压力,促使他化更多的时间在歌谣搜集和研究上,并打算以此作为“终身之业”。1923年,歌谣研究会要求顾颉刚将他搜集的吴歌付印专集,《歌谣》周刊改变体例刊行专集,他遂将之前收录到的吴歌选出100首,认真加以注释,编辑成《吴歌集急录》,后改名为《吴歌甲集》。这些材料于1924年在《歌谣》周刊上连载近一年之久。他当时也有继续编辑出版

[收稿日期]2017-01-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项目编号:15ZDB0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纪玲妹,女,江苏常州人,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人文社科部教授,文学博士;陈书录,男,江苏高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乙集》《丙集》《丁集》的计划,但后来因事务繁忙而未能实现。

《吴歌甲集》编成后,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半农五大学界名流为《吴歌甲集》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使之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胡适称赞道:“我们很热忱地欢迎这第一部吴语文学的专集出世。顾颉刚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敬佩。”^[2]刘复评价说:“现在编出这部《吴歌集》,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七八年以来第一件大事,不得不大书特书的。”^[3]如果说,明代后期长洲(苏州)人冯梦龙所编撰的《挂枝儿》《山歌》是传统社会中“吴歌店”开张所获的珍宝箱,那么,民国前期顾颉刚等人编撰的《吴歌甲集》等则是现代社会“吴歌店”开张所获得的珍宝箱,具有新文化的启蒙性、先锋性。

顾颉刚虽未继续辑录吴歌其他诸集,但他的《吴歌甲集》具有开路先锋的作用,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模式。继续他的这项事业的王翼之等人正是以《吴歌甲集》为模板,编辑了以下诸集:王翼之辑《吴歌乙集》,共 112 首;王君纲辑《吴歌丙集》,共 105 首;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丁集》,共 100 首;王煦华辑《吴歌戊集》,共 84 首,其中包括了刘复搜集成册的《江阴船歌》20 首。其实,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并不是第一部吴歌集,在此之前有刘复《江阴船歌》出版。林宗礼、钱佐元辑,王煦华选编《吴歌己集》共 339 首,是这几集中数量最多的一集。当然,真正的中国现代歌谣搜集和研究,要从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活动算起。钟敬文在《江苏歌谣集序》中说:“中国的有意地计划地而且科学地搜集歌谣,是开始于民国七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4]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这是与社会新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并相互影响。北大的歌谣征集活动,当时也是推动新文学运动、倡导白话文的重要手段。

虽然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是在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开展一年之后,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在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顺利成章的结果。民国初年西学东渐,我国年轻的学者受到其影响开始思想觉醒,希望变革,挣脱陈旧僵化教条的束缚。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1916 年 9 月出版第 2 卷第 1 期

时改名为《新青年》,以这本杂志为阵地,宣传新思想,冲破所谓的“天经地义”和禁锢的壁垒。它除了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外,还发起新文学运动。1917 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随后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加盟编辑部。一种新思想、新潮流的产生,作为工具的语言文字的改革首当其冲,于是白话文运动开始了。《新青年》从第 4 卷第一号(1918 年 1 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1918 年 4 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倡文学革命,倡导“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胡适 1918 年在《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一种说得出,听得懂的国语,非把现在最通行的白话文用来作文学不可。我们以为先须有‘国语的文学’,然后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方才可以算是有一种国语了。”^[5]建设新文学必须使用国语,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也只有文学的国语才能更好地推动白话文运动。

如何使国语文学更好地开展,胡适又提出了“方言文学”。他说:“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依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6]胡适认为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并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歌谣绝对是方言的文学,胡适把顾颉刚编的《吴歌甲集》称为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7]。

歌谣是白话文的很好载体,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方言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征集歌谣是推动白话文运动的有效途径。沈兼士就认为搜集歌谣比做几首白话诗更能推动白话文运动,他说:“‘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要提倡的,但这决不是单靠着少数新文学家做几首白话诗文可以奏凯,也决不是国语统一会规定

几句标准语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料,就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都有关系的歌谣。歌谣之中尤以江苏为最能以优美之文辞,表达丰富之情绪。”^[8]从这个角度来看,歌谣征集活动在当时是作为推动新文学运动、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政治性和实用性。可以说,歌谣征集活动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新青年》第4卷第三号就刊登了北大征集歌谣的启事。这一方面借《新青年》以扩大这一活动在青年中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歌谣征集的活动中来,另外一方面,歌谣征集活动也为新文学运动站队。《新青年》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文体的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与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密切联系的。歌谣以其古老而崭新的形式,从民间走向正统,引起了教授学者们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支持了新文化运动。

但是,《吴歌甲集》及其乙、丙、丁、戊、己集,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吴歌搜集与整理的进程。从1918至1937年期间陆续编搜集、编撰而成的《吴歌甲集》及其系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难当头,救亡运动迫在眉睫,再也无暇顾及吴歌的搜集与整理了。其次,视野有待于扩展。《吴歌甲集》所收歌谣的内容与形式比较多样,上卷收儿歌50首,下卷收民歌50首,有情歌、生活歌、仪式歌等。张岱在《虎丘中秋节》中写到吴地歌谣创作与传播的主角:“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耍童及游治恶少、清客帮闲、僮仆走空之辈,无不鳞集。”^[9]可见,吴歌创作与传播以农夫山民、童稚妇孺、市井细民为主体。顾颉刚《吴歌甲集》等对此关注不够。正如胡适在为《吴歌甲集》所写的《序》中所指出的:“顾颉刚在他的自序里分吴歌为五类:(一)儿歌,(二)乡村妇女的歌,(三)闺阁妇女的歌,(四)农、工、流氓的歌,(五)杂歌。我读第二卷的感想是嫌他收集的闺阁妇女的歌——弹词的长歌——太多,而第二类和第四类的真正民歌太少。这也难怪,颉刚生长苏州城里,那几位帮他搜集的朋友也都是城里人,他们都不大接近乡村的妇女和农、工、流氓,所以这一集里不免有偏重闺阁歌词的缺

点。”^[10]搜集歌谣的地域有待于扩大,《吴歌甲集》等比较集中于苏州地域,虽然《吴歌己集》据林宗礼、钱佐元编的《江苏歌谣集》遴选,但吴歌是指流传在吴地——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即江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同属吴语文化圈的民歌,应以此为空间加以涵盖。还有,顾颉刚的《吴歌甲集》等于民国前期搜集的歌谣,主要集中在时下口头流行的歌谣,而没有充分关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大量歌谣。

二、进一步拓展《吴歌甲集》补编的时空

吴歌,是地域性的歌谣。吴地歌谣,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二是空间上的地域流传。

从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上看吴歌。《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民歌或拟民歌主要采自北方,“《三百篇》中,无吴越之诗”^[11]。但是,早期的包括吴地在内的江南地域也流行民间歌谣。这可追溯到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12]《吴越春秋》中载有吴王夫差时童谣:“梧宫秋,吴王愁。”这是文献记载中一首标明时代的吴歌。又有吴王阖闾登包山(太湖中一个岛屿)时的《洞庭童谣》:“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入洞庭窃禹书。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长传六百初,若强取出丧国庐。”^[13]如果说这些文献记载颇为零星,吴歌第一个兴盛期是东晋与南朝时期,此时就比较可观。吴歌,在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称为“吴声歌曲”,共载342首,其中虽然有的是文人的拟民歌,但大多为民间歌谣,其中《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等最为流行。现存12首《子夜歌》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4,为晋和南朝宋、齐的歌辞。其中题解引《晋书·乐志》云:“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14]并指出:“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15]到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16]。可见吴声歌曲创作之丰富、传播之活跃。这个时期所留传下来的342首吴声歌曲,决非当时吴声歌曲的全部。

《全唐诗》中也收集了“吴人歌”:^[17]“朝判长洲暮

判吴,道不拾遗人不孤。”歌下并有小注:“滕遂,贞元末登科,历大理评事、长洲令,摄吴县,诗人歌之云。”^[17]又《全唐诗拾遗》卷五十八据《携李诗系》卷四十二辑录《华亭君歌》:“华亭君,来几时,免我疾苦疗我饥。”并有文云:“唐末琅琊张聿为嘉兴君华亭令。有以干乞至境上者,闻民此歌,不谒而去。”^[18]现存文献中也不乏宋代的吴地歌谣,如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载有“苏州民为王觥谣:‘吏行冰上,人在镜心’”。并注云:“《吴陵志》云:觥,泰州人,哲宗时知苏州,政尚清简,有‘吏行冰上,人在镜心。’”^[19]吴歌第二个兴盛期是明代。以明代长洲(今苏州)人冯梦龙所编的《山歌》《挂枝儿》两部民歌集为代表,主要收录明初至万历年间的吴歌,计有800多首民歌。清代和民国吴歌的流传情况当远盛于明代,清初苏州刊刻的《丝弦小曲》等民歌文献首开清代民歌传播的风气,随后吴歌的发展长盛不衰。

从空间上的地域流传上看,吴歌是中国民歌大国中的丰产大区和巨大宝库。顾颉刚在《吴歌小史》中将吴歌界定为“自江以南,自浙以西”,“流转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20]。吴歌是指流传在吴地——主要是苏、松、常、太、杭、嘉、湖等州府,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即江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同属吴语文化圈的民歌。因而,吴歌不仅仅是苏州地域的吴声歌曲,还应该将包括常、太、松、杭、嘉、湖在内的吴地的歌谣,如《湖州歌谣》(一、二集,费洁心编,流星出版社1933年版)、《杭州闹莲花》,又如《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明成化十七年[1471]北京鲁氏刻本)、《雍熙乐府》(嘉靖本)、《大明天下春》(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藏)、《徽州雅调》(闽建书林熊稔编辑)、《晓风残月》(方骏颐辑)、《时调小曲丛钞》(清嘉庆间钞本)、《南京调词》(清宣统元年钞本),再如王廷绍编述《霓裳续谱》、华广生编述《白雪遗音》等。还有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赵圣关》《孟姜女》《白六姐》《鲍六姐》《断私情》《卖盐商》《老囡嫁人》《打窗棂》《红郎娶小姨》《沈七哥》《张二娘》《庵堂相会》《董永与张七姐》《刘猛将神歌》等。从地理布局上来说,也有一些吴歌重镇,例如常熟白茆山歌、吴江芦墟山歌、张家港河阳山歌、太仓双凤山歌等。例如河阳山歌中现存长篇《汝尔歌》(又名《汝阳山歌》、《尔如歌》)传抄本共19套,长达

4000余行。窥一斑见全豹,可见传统吴歌是一座多么丰富的宝库。

综观而言,近百年来吴歌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缺憾。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以前的人们对民歌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看法往往受西方民歌理论的影响,忽视了民歌形式的演变中富有特色的时调等,因而在搜集与研究古近代吴歌中多有遗漏,特别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大量民歌时调散见于国内外图书馆,单首或数首民歌时调的刻印本、手抄本以及大量散见于戏曲总集、小说、笔记、类书、方志、报刊杂志等中的吴歌时调尚处于少有人问津的状态,以上各类总字数,较之《乐府诗集》《吴声歌曲》、冯梦龙编撰的《山歌》和《挂枝儿》、顾颉刚等编撰的《吴歌》甲乙丙丁戊己集等大约多出一倍。因而,抓紧抢救这份重要的文化遗产,在时空上有很大的拓展余地。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能够涵盖自先秦至民国的《吴歌补集》,这与吴歌繁荣的历史与现状都是很不符合的。

古近代吴歌正是从草根性、大众化等层面生动地展示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多样和谐的民歌地域性形象。将沉睡在国内外各个图书馆、散落在民间的古近代吴歌搜集整理并激活起来,具有抢救、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另一方面,调查、搜集、整理与研究古近代吴歌,既有真实、全面反映吴地古近代民歌风貌的史料价值,又有真正了解吴地各个不同时代民间原生态的社会状况和大众情感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既能发掘充满天趣、朴实自然的美学价值,又具有以诗(民歌)补史的历史价值;既有怡情适性、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又有“达下情而宣上德”(刘毓崧《古谣谚序》)的资政作用。我们从文学入手,力求以文学与音乐、语言学、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综合,资料翔实与理论创新并重的研究成果,为建构吴地优秀民歌传承体系奠定文献和理论基础,从而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也有推动当代诗歌创作的现实意义。

三、系统梳理吴歌传统的新期待 与在求实中的方法创新

顾颉刚等曾以严谨的学风进行田野调查和科学整理来研究吴歌,收集之功,校注之勤,为我们

作出了很好的示范。我们应当在继承中发扬并创新。在研究方面,以往的人们往往将搜集吴歌的目的当作是为民俗学搜集一些资料,偏重于将民歌当作民俗学的佐证(当然,从民俗学的视角考察吴歌十分必要),忽视了以文学为本位的吴歌研究,忽视其文学价值;视野不够开阔,忽视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因而,古近代吴歌很有进一步搜集、整理、探讨、发展和突破的空间。

对于吴歌(古代至民国),应该是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并驾齐驱。一是文献整理。在前人已提供的民歌文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吴歌资源的发掘、搜集和整理。一方面进行田野调查和网上征集,搜集、整理口头传承的吴歌;另一方面从已有的民歌集中挑选出吴歌,还有从戏曲、小说、笔记、方志、家谱等文献中发掘、搜集、整理吴歌。在搜集到的大量民歌材料基础上,详加考证,辨别真伪,筛选出其中属于古近代的吴歌资料,编成《吴歌补集》。根据各种歌谣文献类型,既最大可能地保持各类歌谣文献的原始面貌,又能体现民歌文本整理的学术规范,初步设想:

1.《吴歌补集》分为“明前卷”、“明清卷”、“民国卷”三卷;

2.每卷以时间为经,作品(集)为纬,分编(类)排列,其中民歌(包括时调小曲等)收入正编,“拟民歌”等收入附录,正编、附录均先收民歌,再收民谣;

3.第一编收录歌谣总集及书坊(书局)所刊行的歌谣小册子,前者包括刻本、抄本、石印本、铅印本等,后者则以出版商为小类,比如“北京打磨厂学古堂所刊歌谣”、“上海协成书局所刊歌谣”等;

4.第二编收录从文人别集、诗词曲总集、小说、戏曲、笔记、野史、地方志、类书、家谱、族谱及报刊等文献中的吴歌文本,按辑录文献类型汇总为一类,如“别集所见吴歌”、“小说所见吴歌”、“地方志所见吴歌”、“报刊所见吴歌”等;

5.第三编收录从各类今人编辑的歌谣总集中考订、筛选出来的吴歌,对一些年代难以确定的吴歌则附相关考证或说明。

整理示例:

(按:下面所呈现的并非《吴歌集成》的完整框架,每一编只选择若干类予以展现)

序

凡例

第一编

山歌 (明)冯梦龙辑,明崇祯刻本

卷五

月子弯弯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

一秀才岁考三等,其仆作歌嘲之云:“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赏子红段子,几家打得血流流。只有我里官人考得好,也无欢乐也无愁。”

案:此首民歌最早出现于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八《竹枝歌有序》云:“晚发丹阳馆下,五更至丹阳县。舟人及牵夫终夕有声,盖吟讴啸谑以相其劳者,其辞亦略可辨,有云:‘张歌歌,李歌歌,大家着力齐一拖。’又云:‘一休休,二休休,月子弯弯照几州。’其声凄婉,一唱众和,因隐括之为《竹枝歌》云。”其六有“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处且休休。”据此,则该民歌体式当为杨万里将民歌与竹枝词结合而来,在后来的流传中遂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类似作品极多,详见第二编《月子弯弯》。

万花小曲 (清)顺治十三年金陵奎壁斋梓

……

【劈破玉】

……

青山在绿水在冤家不在,风常来雨常来音信不来,灾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开闷不开,泪珠儿往往,冤家,滴满了东洋海。

案:此首已见明冯梦龙辑《挂枝儿》卷三想部《泣想》,文字略有出入。

第二编

小说中所见民歌

月子弯弯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

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二《范鳧儿双镜重圆》,明天启四年刊本)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人在玉坠金钩帐,几个潇湘夜雨舟。(明·董说《西游补》第十二回,明崇祯刊本)

笔记中所见民歌

月子弯弯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多少漂零在外头。(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五,明弘治间常熟徐氏刻本)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高楼行好酒,几人飘蓬在外头。(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十,明刻本)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漂散在他州。(明·李贽《山中一夕话》卷十二《宋人戏破》,明刻本)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入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明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书舍刻本)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入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明·周玄暉《泾林续记》,涵芬楼秘籍本)

附录

别集所见拟民歌

湖头别,夜闻舟子吴歌,遂翻其首句为绝句三迭,追赠情人

月子弯弯照几州,青山无限水空流。明朝晴雨人千里,且尽尊前酒一瓯。

危楼薄暮彩云收,月子弯弯照几州。月落酒醒人又去,萧条四壁候虫秋。

郎倚孤舟妾倚楼,不堪郎望妾回头。分明牛女天河隔,月子弯弯照几州。

(明田艺蘅《香宇集》续集卷二十九壬戌稿诗,明嘉靖刻本)

这样,既能最大可能保持各类歌谣文献的原始面貌,又体现民歌文本整理的学术规范,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吴歌传统中迈出扎扎实实的一步。

二是理论研究。首先,要加深吴歌发展与演变的轨迹,与不同时代社会思潮的关系研究。比较不同朝代吴歌的异同,把握其时代特色。吴地不同时代的文明程度、文化背景、社会风尚不同,流行在不同时代的民歌一定会呈现不同的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反映时代文化的一个窗口。我们将努力把握个体特征与时代风貌,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再现古近代吴歌发展与演变的实际情况。其次,古近代吴歌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民歌与地域文化相辅相成。吴歌与北方民歌,西南、西北等地区的民歌有着很大的差别,即使同属吴地,苏州的民歌与无锡、常州的民歌也存在差异。吴歌中明显反映了吴地语言、风俗、自然风貌、社会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第三,吴歌意义、价值与艺术特征研究。把握民歌特定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注重民歌本体的研究,把握其中的民俗事象、民歌意象的内蕴和世俗化、通俗化的特色;探究民歌创作的民间心态与民歌传播中的大众接受心理;把握吴歌在移风易俗和资政治国中的独特作用,深刻揭示历代吴歌的思想意义。第四,古近代吴歌与诗歌、散文等的交叉研究,关注雅、俗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运用考论结合、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等手法,把握作为俗文学的民歌与作为雅文学的诗歌、散文等,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如明末金坛诗人王彦泓、有“清代李白”之称的常州诗人黄仲则、诗人袁枚、洪亮吉、赵怀玉等,其创作内容与风格,均有受吴歌影响的痕迹。把握民古近代吴歌研究突破的关键是,文献考证与艺术批评相结合、民歌创作与理论批评结合、以文学为本位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我们将从“吴歌”名称与内涵,古近代吴歌演变的历史轨迹(其中有三大高峰期:南朝吴声歌曲与子夜歌、明清民歌时调、“五四”前后的歌谣运动)入手,考察古近代吴歌的“私情谱”特征,吴歌与意象,吴歌清新自然、含蓄缠绵的美学价值,委婉清丽、隐喻曲折的语言风格,长篇吴歌的叙事风格,吴歌的抒情风格,吴歌与吴地王彦泓、黄仲则等的诗歌创作,吴歌与戏曲,吴歌与小说,吴歌与水文化,吴歌与民俗,吴歌与宗教,吴歌与吴地商品经济,吴歌与冯梦龙、刘半农、顾颉刚等人的文本整理与理论批评,吴歌与传播、明以前吴歌文献整理、明清吴歌搜集与文献整理、民国吴

地民歌搜集与文献整理等。

在吴歌研究方法上,我们在继承中力求创新:

1. 以文学研究为主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相结合。不同于以往有的民歌研究者或主要从民俗学入手,或主要从音乐入手,而我们从文学入手,力求将文学与文献学、音乐、语言学、美学、民俗学、地理学、生态学、宗教学、传播学等相结合,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讨古近代吴歌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2. 文献的发掘、搜集、整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在前人已提供的民歌文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古近代吴歌资源的发掘、搜集和整理,一边进行田野调查和网

上征集,搜集、整理口头传承的吴歌;一边从戏曲、小说、笔记、方志、家谱、佛经、道藏及青铜器、石刻碑志、简帛等文献中发掘、搜集、整理古近代吴歌,对民歌资料详加考证,辨别真伪,编撰《吴歌补集》。3. 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以精研民歌文本与广征文献资料为基础,探微索隐,取精用宏,选取有特色的吴歌“个案”作深入而又具体的研究,再对古近代吴歌作整体研究,力求微观研究时视野开阔,宏观研究时不务空谈。同时坚持考论结合,将理论批评建立在资料翔实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在求实中创新。

[参 考 文 献]

- [1]顾颉刚:《〈吴歌甲集〉自序》,顾颉刚等辑《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 [2][7][10]胡适:《〈吴歌甲集〉序》,《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12页。
- [3]刘复:《〈吴歌甲集〉序》,《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 [4]钟敬文:《〈江苏歌谣集〉序》,林宗礼、钟佐元合编《江苏歌谣集》第一辑,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出版,1937年版,第13页。
- [5][6]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页。
- [8]沈谦士:《〈吴歌甲集〉序》,《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 [9]张岱:《虎丘中秋节》,《陶庵梦忆》卷五,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4页。
- [11]蒋士铨:《越风序》,《忠雅堂文集》卷一,《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2页。
- [12]刘立志:《先秦歌谣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 [13]《孔子述洞庭童谣》,刘立志编著《先秦歌谣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 [14]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16、717页。
- [15]《乐府诗集》卷四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9、640页。
- [16]李延寿:《南史》卷七十《循吏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97页。
- [17]《全唐诗》卷八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898页。
- [18]《华亭君歌》,党银平、段成校编著《隋唐五代歌谣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 [19]《苏州民为王刼谣》,程杰编著《宋辽金元歌谣谚语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 [20]顾颉刚:《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New Anticipations for the Compiling Scene Restoration of Collection A of Wu Songs and Systematic Combing of Their Traditions

Ji Ling-mei¹ CHEN Shu-lu²

(1.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Hohai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00,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Keywords: Collection A of Wu Songs; supplement; systematic combing; tradition of Wu Songs

Abstract: Collection A of Wu Songs, compiled by GuXiegang earl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is the original work in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es on the Chinese modern Wu Songs, with the pioneering spirit for the new culture but the limitations for the age.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work to do in compiling and expanding Collection A of Wu Songs and other collections of B, C, D, E and F,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ime and regional spreading in space, and still a great necess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ombing of Wu Songs, which should focus on the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es with realistic and innovative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邵迎武]